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五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序

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

予昔觀書太史氏有裕陵實錄始成書于元祐紹聖中
命曾布諸人重修厥後進書舊本以墨增入以朱刪去
以黃所書曲水令宇文某上書不報與致其事而歸且
記司馬公之言曰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

貴如土芥今於某見之凡二千二百餘言悉覆以黃無復有存曾布諸人亦謂是書必不復傳斯人亦遂泯泯矣而宣和間前史復出中興以後正論益著蓋世之為欺者不畏天命不恤人言獨於簡策猶知憚之然而終有不可得而掩者予嘗讀春秋傳載周定王事為之喟然且王私賄鞏伯而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弗籍蓋自知其非而不欲登之載籍宜天下後世不及知之矣而傳記所書至于今未泯且併與王之私語皆識之夫諸侯

之事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况王室乎人心之動隱微潛
伏未有不形况史冊乎中允之位不過百里中允之年
不逮六十其居則遠於中州也其仕則鄰於羌夷也而
慨然以斯世為己任言不一疇以強仕易嘉遯歸而父
師閭里十有五年名震京師事光史策鉅人元夫莫不
嘉稱而樂道之然則彼紹聖史官亦起穢以自臭於中
允無毫髮加損也中允之五世孫夬午嘗編輯遺文屬
予敘所以作既隊言而卒後二十年夬午之從弟公諧

又增益之凡得詩八百二十餘首合雜著簡啟凡為二十有二卷以申前請嗚呼程大夫父子范忠文司馬文正楊宣獻張宣公既言之矣予敢復措詞姑以得諸舊聞授公諧是亦過人欲扶天理之一助云

論語通釋序

勉齋黃直卿合朱文公三書為論語通釋吾友復齋陳師宓叙所以作張敏則刻之潭之湘鄉之漣谿予首從蕭定夫得善本以歸里人趙心傳請刻諸梓以幸惠學

士而屬予申其義嗚呼是書之有傳士得之以增益知
慮而益幼所學士之幸也論說之益廣士竊之以給取
利祿而罔聞于行予之憂也嗚呼學者其亦知所擇哉

伊洛淵源錄序

里人張寅臣既刊伊洛淵源錄求予一言予方自端還
邛未遑也會邵陽守李侯闕謙以予昔歲為周程諸儒
請易謚及前作祠堂記梓為一編刻成見寄予舉而付
之曰予所欲言者盡於是矣寅臣請其說予慨然曰難

言也士患書之不廣也詞之不多也不知書益廣而廢
學者深湛之思詞益繁而非古人萃渙之義然則是錄
也無乃非學士之幸與易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
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者誠能玩天在山中之
象而知多識言行者將以反觀內省蘊實含美為輝光
日新之本非以資四寸之口耳也則是錄之行庶幾其
有益乎

裴及卿史漢四紀序

予昔放靖臨川裴及卿寓武岡以所注歐陽子詩屬予
序篇既及卿沂江入蜀予亦會恩還里一日過予示史
漢四紀進楚隱尊義帝去逆呂紀二少帝而列孺子嬰
於孝平光武之間予語之曰夫紀所以具一年之事猶
十二次之有二十八辰之有斗牛也秦未訖祚天下猶
為趙氏楚隱安得為紀漢高帝親受軹道之降其年項
籍改宰侯王諸侯皆以是年紀元則漢王元年之稱不
得而易矣若待義帝之終而後為漢則漢不得以正其

始及卿曰子之言善矣雖然秦之亡也陳涉倡之魯仲連不肯帝秦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况涉乎高帝用董公一言項籍弑君之罪始暴白於天下此漢得天下之張本也進楚尊義不亦可乎乃若紀少帝孺子亦使後世知母后權臣之專制不可以劫天命之正雖以文帝之賢而寡恩於少帝君子不與也是書之作其不庶幾於扶天理正人心乎予以其言之有益於世也識一時問答為四紀序

裴及卿漢註拾遺序

隋唐學士為班氏史者不一人今其可見惟顏注所集
三十五家如姚察沈遵李善顏游諸書皆泯滅無傳世
儒未嘗不是之恨臨川裴及卿作漢註拾遺凡史官紀
載先後之失次字義衍闕之異文大而母后立紀外戚
封王必明辨詳說以正人心至於人物表九等之叙有
不當律厯志黍鈞之數有不協靡不搜索以歸于是邕
虔康瓚諸人與先儒宋劉所註既為之繩愆糾失下至

一物之微如蛭蟻蝸蟬蛻龜之辨弗敢忽也及卿之於
班氏可謂有勞矣及卿博覽強識善著書嘗為歐陽子
詩補史漢四紀皆屬予叙其端今又以見屬嗚呼嬴政
率意變古而漢興昧於有攸往夙吉之訓凡三代獻文
無所證於後世予嘗讀其書而憤歎乃考之六經訂之
王法以識古今之變為一書使後人泝流尋源尚有以
見古人大經大法之所自然規摹博大非歲月所能辦
於及卿之註也重有感焉既書其篇首併識此以自儆

厲云

計子真訓蒙正謬序

自師友道缺士伏伏

時制切習也

於卑陋勦先民之遺言襲

近世之俚說苟以綴緝詞章譁世攫榮則曰學如是可矣同郡計子真應孫乃能勤學好問隨事訂正不肯浮沈俗嗜歲有所纂輯命其書曰訓蒙正謬將以傳之子孫厥子衮臣來言惟恪暇日常以示予且屬叙所以作嗚呼書始亡於秦季不遽復於漢初而又汨於中世以

降師異指殊存者僅十四五魏晉以後俗流士散極於
劉石之亂禮樂衣冠盡非先王之舊書之存者十而二
三矣然則讀書於後世其亦難乎為讀哉使子真取友
四方又以其所得與鉅人元夫反覆商較其所正之謬
當不止此拊卷太息得識其首

楊少逸不欺集序

人之言曰尚詞章者乏風骨尚氣節者窘辭令某謂不
然辭雖末伎然根於性命於氣發於情止於道非無本

者能之且孔明之忠忱元亮之靜退不以文辭自命也
若表若辭肆筆脫口無復雕績之工人謂可配訓誥雅
頌此可強而能哉唐之辭章稱韓柳元白而柳不如韓
元不如白則皆於大節焉觀之蘇文忠論近世辭章之
浮靡無如楊大年而大年以文名則以其忠清鯁亮大
節可考不以末伎為文也眉山自長蘇公以辭章自成
一家歐尹諸公賴之以變文體後來作者相望人知蘇
氏為辭章之宗也孰知其忠清鯁亮臨死生利害而不

易其守此蘇氏之所以為文也老圃楊公自盛年射策
甲科直聲勁氣響撼當世有文忠之遺風迨其觀風作
牧風裁清峻屢詔不入老不待年相羊泉石幾二十載
蜀人高其風某之生也後猶及拜公又辱與公之季子
大理少卿叔正為友叔正甚似其先人諤諤朝端言人
所不敢叔正既卒公之諸孫裒老圃遺文若干卷鋟諸
梓謂予序所以作嗚呼世衰俗隘矜利眩才言語以為
華富貴以為事求其脫然聲利之表如公者既不可得

今觀公退休以後之文尤多雍容自得之趣蓋辭心聲也易曰脩辭立其誠辭非易能所以立誠也公所居官以不欺名堂自號不欺子則其為辭之本既在此是宜發越著見非浮夸纖麗者可同年語也後之覽者當於是考德焉公名虞仲字少逸眉青神人晚號老圃出處顛末見諸不欺子自誌

侯氏少陵詩註序

黃公魯直嘗謂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之意夫無意而

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予每謂知子美詩莫如魯直蓋子美負抱瑰特而生不逢世僅以詩文陶寫情性非若詞人才士媿青配白以為工者往往辨方域書土實而居者有不盡知譏時政品人物而主人習其讀不能察蓋魯直所謂闖乎騷雅者為得之而詩史不足以言之也眉山侯伯修予嘗與之為寮聞其雅善子美詩為之箋釋而未之見其

子伯升始求予叙所以作閱其書蓋出乎諸家箋釋之後而兼善并能蔽以己見子美至是若庶幾無遺憾矣雖然讀是詩者滯於箋釋而不知所自求之自得之則魯直耻之予亦耻之侯名仲震紹熙元年進士仕至綿州太守云

朱文公五書問答序

某之生也後不及從遊於朱文公先生之門而獲交其高弟盡得其書以詒同志凡今蜀本所傳是也丹稜史

孟博守文比歲東遊識趙季仁師恕于夔館之累月得
未見之書乃易本義與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
之外又裒當時答問之語為一編孟博將刻諸梓乞言
以識篇首予為先生序書多矣而大抵不以喜而以憂
予非固異於人也嘗觀蘇文忠記李氏山房謂秦漢以
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云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
書不觀游談無根夫非書之罪也書日多而說日明僂
慧者勦說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體篤踐也多賞者廣

採兼畜可以緝文不必窮搜博攷也今先生之書滿天下而其道無傳焉吾之憂詎不信夫雖然未可以槩斯世也請書諸卷首與同志者交做焉

止堂訓蒙序

天所以命於人人所以受於天帝王所以立極聖賢所以相傳畫於易書於書詠於三百篇筆削於春秋節文於三禮難疑答問於孔孟之遺編如風雨霜露日星山川精義至教無隱乎人而秦漢以來世數民散指失言

湮至我國朝鉅人元夫迭相後先究極仁義之奧發揮
陰陽之賾而日用飲食之近宮庭屋漏之實反觀約取
則不出乎家人父子之近日用飲食之質若遠而至近
若殊而實一非若異端小道空言而無實也朱張氏作
師傳友習講貫加密然而散在方冊浩乎溟瀆至彭公
為訓蒙之書誦經攷傳韻聯辭屬以便於學士之習讀
予始得於公之子欽蓋六學之會百行之畜其季鉉也
以校本來嗜之益篤玩之益熟起家守瀘念扶世而善

俗取諸此書殆不翅是乃刻梓于州府以俟世之知言
知德者焉嗚呼是乃作聖之功毋徒以訓蒙目之也龍
集執徐之歲辰會大火之宿臨邛魏某書于州庠之塾

致堂先生胡公斐然集序

長沙吳德夫間為予言胡仲明氏學業行誼為世楷則
出一編書名斐然集以授予曰某為我廣諸蜀予識之
弗忘後守廣漢將以刻諸梓或疑其議服一事久未能
決厥二十又七年予歸自南遷起家渡瀘叙州守馮侯

邦佐已刊之州府求一言冠篇予又取而熟復之蓋公
自游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關洛諸儒之學舉宣和三
年進士教授西京國子監與忠獻張公同被薦召入校
中書靖康改元金人大入與張公為當路策守禦甚悉
京師圍解始得省親荆潭建炎再造首以記注召還極
陳半年三詔之不同次論七事六條之利害娓娓數萬
言如必罷和議必用君子必退小人必明賞罰必固本
支必建藩輔必擇守令必討盜賊大抵監耿李汪黃誤

國之不可再引誼廟上往往有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者
高皇帝離聽奉祠而簡注不忘既狩錢唐申命記注首
論四維不張惟利是從利在粘罕則欲釋怨以悅其心
利在劉豫則欲友邦以通其好文定亟稱其得敷奏體
張公以右相視師嘗議遣使公辯遏堅懇至謂堂堂天
朝相率而為北國之陪臣蓋視胡公邦衡後日之疏有
過之貳春卿兼掌書命如追廢王安石配食孔廟追謫
章蔡誣謗宣仁后及褒表諫臣等事高文大筆大抵皆

公發之暨趙張去而檜再相則公遠徙炎荒幾陷五十
三家羅織之獄至檜死後得復官還里迹其平生任重
道遠之死不渝實由文定為之父仁仲為之弟講之家
庭者固如此至其述崇正辨以闢異端纂伊洛緒言以
闡正學著論語說以明孔門傳授之心梓讀史管見以
挾資治通鑑數千百年褒貶之實最後傳諸葛武侯以
寓其討賊興漢之初心蓋公自宣靖炎興四十年間雖
顛沛百罹而始終一說所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

功於斯世矣乎因公輔之請摘其關於世教者著於篇
楊伯昌浩齋集序

主上初政詔近臣舉賢能才識之士予時待罪柱下史
答敷明命凡得五人焉曰楊伯昌子謨陳思伏宓徐崇
甫僑李敬子燔劉平國宰皆經德守道行為世師權臣
擯而不得伸者尋皆召用五人堅卧不起然而人謂是
舉也極一時之選於是楊公隱居幾十年矣講學黨庠
刑善表俗予繼以言事遷靖尚冀高廟神靈相予西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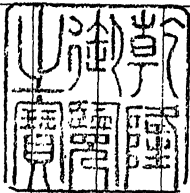
儻得從公遊也其孤仁舉不遠數千里忽以寤銘為請予驚悼累日後數年起家守瀘仁舉又哀公論著請一言以叙篇端予嘗觀衡山胡子所以告張宣公者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也非格物者不能知之未嘗復行至勇也非居仁者不能張子得之服行以終身今楊公雖不及登張子之門而師友淵源實自之故知行互發之論常常諷道出處進退卓然不移視世之富貴利達一無足以動其心者嗚呼公乎其庶幾明且勇乎

學者稱之曰浩齋先生而不名今其文集曰浩齋退藁
凡四十卷

注黃詩外集序

鄧公立注釋黃公詩前劉後李既為識所以作厥子震
龍又求予申其義予無所措辭矣予嘗讀三禮於生子
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乃知詩之為言承也情動於中
而言以承之故曰詩非有一毫造作之工也而後世顧
以纂言比事為能每字必謹所出此詩註之所以不可

已姑識其說以明世道之升降云



鶴山集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五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于世第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五十六

宋 魏了翁 撰

序

攻媿樓宣獻公文集序

今之文古所謂辭也古者即辭以知心故即其或慙或枝
或游或屈而知其疑叛知其誣善與失守也即其或詖或
淫或邪或遁而知其蔽陷知其離且窮也蓋辭根於氣氣
命於志志立於學氣之薄厚志之小大學之粹駁則辭之險

易正邪從之如聲音之通政如著蔡之受命積中而形外斷
斷乎不可掩也四明樓宣獻公蚤以名進士發身三朝大典
多出公手天下之稱記覽詞章者未知或先孰知公之所以
反觀內省者匪辭之尚惟媿之攻其詩曰參乎病知免遂使
啓足手寧知起易箒乃在此段後人至於內自攻治知義理
之無窮而毫髮之不可媿則浩乎兩間不憂不懼而辭之本
立矣某之生也後雖不克執書冊以從公游泰禧間有位子
朝是時孽韓猶竊政枋浸悔前誤凡慶元所黜之士收羅殆

盡如宣獻之高風尤所欲即者至追意舊題蘇帖之詩
常常諷道以致懷賢之意而公也十有三年之間卒無
一語入都以訖于韓氏之敗公之攻媿非苟言之實心
體而身踐焉昔人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以公之
所養若是則其肆筆脫口之餘公平坦易明暢淵永亦
理然也公之子濠之純切涉也嘗與予為同舍郎端靖而敏
於學少侍公左右習知言行嘗哀梓遺文得百有二十
卷而卒其季治屬子識篇首會子得罪徙靖厥十有二

年漳之子杓守南康而予適至廬阜杓乃言曰昔歲季父之請則我先人之志也不可復請予予惟公之平生有表正獻狀其行劉文節銘其窆而奚以予言為念不可終辭也則為敘其修辭之本以復于孝子慈孫云

吳彩鸞唐韻後序

韻略之得名蓋謂音韻各有畛略也韻字從音從員略字從田從各皆一形一聲茲其大端矣是書號唐韻與今世所謂韻略皆後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敘於一

東下注云德紅反濁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之皆然於
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
聲去聲亦然則其聲音之道區分之方隱然見於述作
之表也今之為韻者既不載聲調之清濁而平聲輒分
上下自以一先二仙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
而來學者由之不知而隨聲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
本失矣此書別出齋字為一部注云陸與齊同今別
然則今韻從陸本疑此本為是今韻置覃談於侵後升

蒸登於青後以古語三字叶今男字叶音徵字叶禎欠
字叶兵疑今書為是今書又升藥鐸於麥陌昔之前置
職德於錫緝之間古語白為薄宅為度烏為鵲石為勺
錫緝與職德聲為最近蓋創始者多濶疏而因仍者易
精密此皆為學者之所當知而舉世不之問也余得此
本於巴州使君王清父相傳以為吳彩鸞所書雖無明
據然結字茂美編袞用葉子樣此為唐人所書無疑其
音韻雖與易書詩左氏傳及二漢以前不盡合然世俗

承用既久姑就其間而詳其是否焉若夫孫愐叔文較之今本亦有增加書字處要皆以此本為正

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

古者王朝有史凡典、灋、策、書之事掌焉若諸侯之有史僅見於封康叔封伯禽而它國無所考自晉有乘秦有記魯有史皆私史也或者其周之東乎史之綱要以編年為本而汾王以上諸侯有世而無年至於共和則國各紀元逮其甚也不稟正朔而年歷益紊仲尼因魯史

而脩春秋繩以五始之文不得已也粵戰國而後則侯國之史藏在周室者又蕩於秦火司馬子長網羅放失叛為紀傳世家自成一家之言念無所總壹以寓其經世之意也則年表作焉劉沓識之謂得法於周譜崔鴻後亦倣其義例著為十六國春秋乃自東漢魏晉七代以來史之表俄闕惟我聖朝歐陽公修為唐五代立表司馬公光復取宋興以來百官公卿為之表斷自建隆訖于治平近世李公燾因文正公之舊而增修之訖于

靖康二書亦云備矣而永嘉蔡公又自治平以訖紹熙不相襲沿自為一表不惟近接文正公之編亦以遠述太史公之意其子範出是書屬敘所以作予嘗妄謂子長之表厥義弘遠而世鮮知之以劉知幾之博通猶曰表以譜列年爵則餘人可知近世惟呂成公獨識此意其說蓋曰三代世表以祖宗為經子孫為緯以見五帝三代皆出於黃帝也十二諸侯表以下詳列諸侯以世為經以國為緯以見親疏之相輔也至於高祖功臣侯

表以下以國為經以年為緯則即異姓同姓始封之多寡後嗣之興絕而勲戚之薄厚又可槩見姑以惠景間侯者言之大小凡九十餘距建元太初而後曾幾何時而始封之裔率已國除而以宰相封者一以邊功封者七十則勲舊至是寧復有存而窮兵黷武之事著分封子弟之議起矣百官公卿表取古策書遺法大事主於上而公卿百官之進退附焉一時君臣之職分不加一辭而得失自見嗚呼如成公所言則子長之表也豈徒

以記譜牒書官名而已哉身幽道否有鬱弗祛託諸空
言不若見諸行事以明理亂得失之實此子長忠愛之
心而人不及知也班孟堅亦子長之亞也其分同異姓
三表已不識漢初並用親賢與子長陰寓美刺之意同
姓侯王廢年經國緯之制王子侯以下廢國經年緯之
制徒識譜繫無關世變百官表則僅以識沿革拜罷而
人事咸無所考惟外戚恩澤侯表稍有微意至古今人
表則又多舛繆甚矣載筆之難也今蔡公首摘大事以

附年歷即熙豐祐聖崇觀政宣之事以為經而上意之
好惡人才之消長皆可坐見與僅書拜罷而不著理亂
者蓋有不侔此非深得古策書之意疇能及此惜其中
興以後大事未及記也昔人謂作史者必有才學識三
長才學固不易而有識為尤難用敢以舊聞於先儒者
識諸篇首公名幼學字行之以明經為南省進士第一
官終于禮部尚書諡文懿表凡二十卷質疑十卷

通鑑綱目發明序

嘗聞先儒謂通鑑之書雖非一歲之積一人之力乃繇
數論新法小人思以中傷遂謂書局之人利尚方好賜
者於是速於成書嗚呼君子之不容於世也如此以司
馬公之篤學實踐與劉范諸賢之清介無毫髮可指尚
文致其事既乃知實未嘗有所受然因是畏讒遠謗自
唐至五代期會迫蹙不暇詳校矣朱文公為之綱目以
集其成書法精嚴彪舉臚列亦幾無餘憾而尹君起莘
又為之發明或疑其贅而予謂不然文公雖以文正文

定四書隱括成書而實本諸春秋之法著國統之離合
謹義例之正變貫事辭之始終此猶坦白易見至有直
書詳述而一字一言之間如稱國稱名書卒書殺之等
不加褒貶而美惡自見者則發明之書於是為不可已
予以疾憊讀尹君之書不能竟帙而嘗涉獵焉三晉之
事直據史記為自相推立實未嘗請命曹操篡於漢末
實未嘗畏名義而不敢廢漢至書漢魏晉唐以來亂臣
賊子孽后妖嬪推明文公秉法之意尤懍懍可畏是書

若行綱目之忠臣也

游忠公

仲鴻

鑑虛集序

嘉泰三年秋予召入學省道漢嘉始識游忠公居旬浹
歷歷為予道紹熙末年事未嘗不欵歔感慨也厥十年
予持節公所居之部會公下世為詩弔之既又以公有
功宗祏言于先帝暨守潼川獲交公之子佖除館舍之
益習公之言行又十餘年與佖同朝間以公遺文一編
諗予曰我忠公與聞大計之請久鬱不伸蓋首發于先

朝宗相忠定公侑食清廟之典久抑不行公力贊于當日今宗相之遺忠既白則我忠公亦將牽聯有傳我公而有知也其不悼其不伸矣今以平生論著梓類成編願敘所以作予惟忠公之大節天子有詔禮官有議劉文節公父子述之吾友李微之傳之垂日星而睹河漢尚奚以予言為也雖然其不遇姑略施行者也嗚呼使君而射策不批鱗歷仕又睢盱阿附則身都美位矣然淹淹九泉下後世聞其名猶將唾棄矧其文乎其不

以彼而易此所以有傳而不與死俱泯者氣使然也君壯時猶及見蘇黃門黃門謂君使得見先兄當不在六君子下一時所交如唐子西張芸叟皆敬稱之其文之有傳雖不遇猶遇雖死猶不死也了翁與君居異州生不並世嘗聞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其從孫運達從余遊既久一日持君文一編求余敘將再鋟木以廣之余謂公之文自足以不朽焉用敘運達請不已余感君之氣節烈烈不究其用而託其傳於言又喜運達之強於學

而肆於文其必能昌其傳也於是乎書嘉定壬午夏五
臨印白鶴山人魏了翁序

鶴山集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五十七

宋 魏了翁 撰

銘

高才卿靜菴銘

火陽根陰水陰根陽動靜互根體用以章周流貫徹無
迎無將其在人焉勿助勿忘方其靜也物生而蒙湛然
未發乃所謂中及其動時維由斯衷匪譽匪交爾痾余
恫執靜而求靜而無靜執動以觀淵乎有定陽上為良

在下為震厥彰厥微匪靈弗瑩物之對峙理固云然蓋必體立用乃有行人生而靜性命於天感物而動好惡形焉聖人主靜以立人極學者匪靜疇保天則至日閑闕非一絕物所主寂然天心以識主之柰何其惟敬乎事物未交存養弗渝隨所發用本體自如謂不然者義文我誣

計祖孟存耕堂銘

吾鄉計祖孟甫秉心端靖克世厥家期有以遺子孫者

采摭古語名堂曰存耕而屬余為銘銘曰

人以一心成位覆載虛靈明徹萬化之會厥初維何有
生攸同無町無畦充周莫窮為間不用若彼濯濯未嘗
有材胡為萌蘖夜旦所息不足以存居之而餒矧裕後
昆介然用之存存弗失既蘄荼蓼勿使能殖我耘我耔
千耦澤澤匪今斯今自古孔碩匪碩而家厥施孔將凡
我同宇于倉于箱存耕之義其究在茲式昭斯銘無斁
而思

何仲敏介軒銘

靜虛則明惟明故通吾觀諸豫雷出地中莫靜匪地莫震匪雷靜而無靜神氣有開人居動中以動為靜即動觀動胡能有定如石之介斯止其所靜極而動沛乎莫禦坤立其體石象其質豫之為義以是為吉其吉維何知幾之微其知維何敬以主之主之弗渝動靜一如謂是介者其庶幾乎

牟節叟

子才

存齋銘

人之一心虛靈公溥中天地立以奠廣宇氣化流行陰陽寒暑職職並區共共同宇或飛或躍或散或聚發見在彼吾若不與有觸吾前豁然呈露而有至近飲食男女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是無顯微存不存故存之柰何以敬為主勿正勿忘勿長勿助在立則見無行不與吾非能之嘗事斯語敬述所聞以告節甫

潼川于克實

節甫

不欺堂銘

毋謂不知莫余之睹人將視己帝實臨女所以古人不

見是懼敢告于君力事斯語

潼川運司新建懷咨堂銘

維天生民羣植並鶩作之君師用爽厥庶大夫卿士牧
長殷輔陬維挈持細大具舉皇猶惕茲嗟遠士女爾忱
弗屬彼鬱誰愬肆命使臣衆感是顛禮樂之光赫赫載
路臣拜稽首榮不忘懼圖惟斯酬爰疚厥慮孰施而理
孰蔽而斃孰後孰先孰若孰否孰為無告未就理所孰
為不臧愒我憲度蚤夜以懷庶無爽侮乃咨乃度于仕

于處于邑于野忠信是與懷而不咨亦孔之固咨匪其
人明甚於瞽既懷既咨罔有遺諝朝發諸心夕振其部
王澤國章有煥于下豈惟使臣君都美譽視彼沾沾寵
利云詔縣疲弩矢郡避繡斧是將夸榮祇赫童孺下使
不佞嘗事斯語揭名斯堂職念其居謂莫余覲上帝臨女

潼川府新城銘

嘉定十二年春眉山李侯被命守潼夏四月

庚午興元禁旅為亂批利閭擣果遂將闚潼

川永嘉曹君奉使按刑盛守備以待侯聞變
疾趨厥既領州益大修武備威聲外憺賊不
涉境秋七月庚子賊平乃建治城湟且包牛
峯移西溪為久遠計俾來以圖屬臨邛魏了

翁為之銘銘曰

在昔生民戢戢同宇維辟奉天綏爰九土經猷立極陳
軌設度體天之險等威以敘因地之宜溝封以固猶慮
有欲不相保聚弧矢取睽門柝取豫俾居無甑而害有

禦然後禮義教化有錯我猷爾迪爾感我籲爾之恫瘝
則我鞠苦茲忱弗屬世壞倫斃大綱既失衆目隨蠹蚩
蚩赤子莫爾噢咻上怙其彊則下怨怒上安於弱則下
違拒極於叔季末大不舉有開真人爰審厥御諸鎮內
屬廷紳外補如榦役枝如腓從股事權雖削財力猶故
承平日久歸獸偃武淮盜濮寇西戎北虜乘間伺虛宣
驕用侮維時群公為郡國慮然而猶有城郭兵伍迺自
金陵讀周官誤剡肉艾膚以啗胷腑郡鮮餘財民無留

賦寧復念亂徒薪徹土矧中興後張弓未紓國媮於和
財耗於賂壞堞弗坏窳籍弗顧雖遇小偷甕蟻井鮒彼
封疆臣無所於訴攜持負任緇屬道路肯於狄難效死
弗去士恃常心匪城是阻况棄其常守在乎楚蜀之鉅
屏如益梓部益城弗葺多歷年所比因創難始議興堵
梓非無城鞠于水滸侯吳侯王侯沈侯許元豐沆今績
用亦著人心弗同前作後沮或修或否靡屆靡究况城
之南殷彼牛首如薄而登如俯而取方時寧晏未睹其

咎卒然有戎委柄授手斤李侯我事孔疚維時膚使
同德相友迺宣弘綢迺審薄厚迺上事期迺均地守迺
揀迺築迺削迺斲迺祛其西纒彼大阜如滌帝牲如麗
辰牡維南有闔屹若登豆維西有溪繚若篆籀人謂斯
何私相與語我城我池山岳儷久我牧我監城池比壽
仍俾後人永念拮据人之有善則若己有先壞而防先
變而懼毋生戎心棄成恃陋我銘不磨式穀爾後

嘉定府延祥觀鍾銘

二五之運徵為五聲周疏相濟硯緩相成人於天地稟
氣受形蓋與聲律一本而生故為大鏞以首八音夙夜
聽之和平其心是謂天合匪石匪金樂廢禮壞聲謝器
沈二氏之宮僅存于今制雖戾古所發亦深尚敬爾聰
后帝女臨

高斯謀壯禮堂銘

兄子高斯謀請余名堂為取大壯非禮勿履
之義榜曰壯禮而為之銘曰

民受帝衷有善無惡氣質攸拘剛柔厚薄學問之道將
揉其偏有能用力人十已千日改月化薄者可厚柔者
可剛聖賢是蹈是以大壯繇曰利貞其彖正大見天地
情其象雷天非禮勿履守正由禮壯孰大是陽動於復
於泰而通至于大壯剛長不窮乘乾之健為震之動如
人方剛血氣拳勇而能於此以正用之有不可奪有不
敢為以約守勇以義勝欲茲其為壯百倍賁育顏主克
己曾子任仁子輿養浩仲由喜聞雷天之壯曾不是過

彼自菲薄則沈於悞心褊忌修質柔佞安習久恥異形
躁病難汎汎悠悠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茲甚可畏斯謀
敬止格言是依申以銘詞卧興對之

游景仁

伯

弘毅堂銘

果山游景仁甫作堂曰弘毅屬臨邛魏了翁
為之銘曰

大哉心乎出入造化進退古今皆我所得為彼自待之
涼則我不敢知幸而知自好焉或衷褊氣盈無所容受

或質柔形躁不能自持古所謂士則仁為己任之死靡
移其弘無不包如天地之於萬物毅不可奪如金石之
與四時我獨奚為徇同耻異嘆陋嗟卑嗚呼顏何人斯
曾何人斯其亦未之思與先民有言弘而不毅則無規
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維景仁甫其
反思乎而其懋敬乎而

宋伯謨

震龍

達齋銘

王萬里名宋伯謨之室曰達齋魏了翁為之

銘曰

於皇上帝誕降民彝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具乎其心是
曰良知能者迪茲造次不違主於質直行而適宜審於
言色敬以自持匪譽匪交為所得為循循不已泉科澤
陂既盈而達誰能禦之彼所謂聞潢潦澗谿崇朝雨集
夕為兆龜賓主內外所差毫釐善利之分跼蹐隨夷聖
門申書曰揭星垂惟伯謨父惟是訓之依

表兄高南叔以絜矩名堂魏某為之銘曰

規圓矩方制器之具人之絜量奚取於矩矩生於規地
之體數半矩為宣丈方為堵車輿垣室皆於是取人以
一心成位載覆充周範圍貫徹今古存之為忠推之為
恕己有不欲亦人所惡以我所惡事上使下一膜之外
即分爾汝是以古人以身為度舉一反三瞻前知後譬
諸大辰既正于夏則春為龍秋蛇冬虎日之北至日在
南斗四時夜旦皆可逆數雖天之高不出勾股况我同
類儲精二五既云一本安有異慮所惡勿施所欲與聚

是心所加縱橫仰俯公平正大無一闕處浩乎六合何
憂何懼伯也名堂嘗事斯語我銘申之式穀來者

存菴銘為張點詠之作

眇然一心形骸之內貫通古今包括細大居而父兄出
而公卿內而夫婦外而友生日用飲食于墻于羨出入
起居于前于衡誠之斯存隨事耿光日晝雖枯實未嘗
亡漢存雅樂周存尊彝所謂存者常常在茲張君敬哉
爾心爾知爾不自存我銘奚為

必齋銘為裴夢得及卿作

必之為義或勞或謹莫知字始相承為訓勞則勿逸謹則無失敬哉爾室母曰不覲

恕齋銘為師遇厚卿作

聖門之學推忠則恕參賜伋軻習察行著然而義於文已具中心如心見於傳注人物之生職職同字是心之靈貫上徹下叅前著後窮今亘古放之則準絜之則矩無適不同以一本故人或不仁喪我權度徇已所欲

施人所惡既非如心紛擾百慮遇也念茲反覆叅顧毋
為空言心感形喻

顧齋銘

潼川嚴師夔過予江陽孜孜焉敏學而審問
與之語氣聽神受將以研覈理道釋回矯偏
惟君子之歸非若世之剽竊語言為譁世誣
民計也嘗從容言曰昔者吾摘中庸語名吾
齋廬曰顧夫子其為我銘之嗚呼斯為學之

大端也予曷敢辭銘曰

仲尼之道博大如天仰高而鑽堅似不可企及然而其
言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事父事君與施諸兄
弟朋友之間此庸德庸言耳而仲尼自名以發於詞子
思不諱以著于篇人謂德愈盛則詞愈謙豈知知愈明
則言愈艱言之艱則言必顧行知之明則行必顧言謂顧
者何詩之乃眷西顧書之開厥顧天反求孰察周覽還
觀蓋反覆而視後非果敢而直前嗚呼子韶其尚勉旃

此衆人之所易而仲尼之所難

彭城陳如愚愚齋銘

聖門之學貴知賤愚而陳氏子以名其廬如愚不愚與
聖為一愚而不移則民之疾中庸教人是疾不痊則百
其勇以及於千陳君念哉退省其私勇於克之明以為
期

虞退夫號敬和堂銘

肅雍和鳴先祖是聽此詩人以肅敬雍和形樂之聲而

記人推之曰夫敬與和何事不行蓋操心而存則體安而氣明閑家而威則分定而志平涖官臨民而肅則上下有序而交致其情先儒嘗記敬者禮之所以立和者樂之所由生雖則云然有主有賓敬存於志慮則和見於氣形尚敬之哉以徵我銘

臨江彭應龍省齋銘

孔門弟子道師之言而有子之後曾子繼焉曾以守約為事異乎諸子之淪於偏其施諸人必以察諸己其盡

諸已又以叅諸人有一毫之未合斯虧體而辱身嗚呼
此其所以卒能任聖賢之重歸父母之全苟有志於是
者其視茲而勉旃

合州陽醇三勿齋銘

浩然之氣生於集義未嘗知義則義外不慊於心則氣
餒必有所事焉勿正心以豫待然勿正之敝則忘而廢
既勿忘之又將有助長之害其朝益而暮習庶身體而
心會吾非能之粗識其槩以告諸陽生相與祇勤而無怠

江萬里子遠古心堂銘

人心之靈神明所舍至近而遠至微而著毋云不覲萬
目攸睹毋自菲薄可舜可禹往古匪前來今匪後今吾
子遠有聞于愈乃以古心扁諸環堵古前之今今後之
古先民與我異宙同宇氣有澆淳俗有隆污心而古今
是二天下勉哉江君天實厚汝毋問於予請研諸慮

曾三異無疑歸全庵銘

曾君無疑為百歲居衣廡祖訓歸全名廬抑所謂全非

苟全軀人物之生一本萬殊仁義忠信自生與俱物
備具無欠無餘我居廣居我位正位我行大道百年一
日乃知免夫譬諸有國弗終是虞豈惟兢兢懼失一夫
大訓大玉兌戈河圖有一弗備猶忝厥初譬諸農夫全
付有家疆畝室垣有棄弗畬有弟弗除得為孝乎或疑
永全愛及髮膚則舍生者不得全與可仕可已可生可
死不辱其身不虧其體苟得正焉斯為全矣曾子之孝
戰陳無避樊侯保身彊禦不畏謂茲不然託訓私已則干

逢非而孔張是太史了翁特發斯義以告無疑以儆同志
當塗辛欽夫克承孰菴銘

荊州辛侯以孰名菴臨邛魏某發所以為孰
之義而系之銘曰

其耕澤澤其達驛驛陰陽既索我黍我麥其釋叟叟其
烝浮浮水火既交我酒我羞自生而成俱謂之孰而於
其間迭為見伏黍垂而實麥仰而榮酒漿以氣穀羞以
形四時之宜九獻之節升降後先皆從其朔蓋所謂孰

陽反歸根陽伏而實陰見而文人物之生其本則一能者養之斂華就實其不能者與氣盛衰不躁而戾則柔而坏是謂不孰剛柔昏失辛侯念茲以孰名室惟侯之資則厚且夷而能善養如耨如炊剛柔節適乃底成德我銘不誣日用飲食

莆田陳師道宿克齋銘

性命之原純乎天德有氣有形則感於物喜怒哀樂臭味聲色雖感而動乃性之欲以命節性罔匪天則徇欲

而流斯為蠱賊人心天理此出彼入勝負之幾間不容
髮是以先民示人用力威愛剛柔毋過不及左申孔訓
以勝為克顏事四勿則克之目有能於此隨事察識如
陽排陰外消內息黃宮既孚其卦為復在初即仁二比
為吉其端甚微其流不測式昭斯銘勉勉無斁

靖州李升父登升齋銘

地中生木日夜所息聖人觀象以明順德盈天地間一
降一騰道不孤立獨此言升巽體剛中坤陰柔外有本

有文乃升之義萬物反生復命于身由貞而元為利為
亨生道不窮所立有本於減而進於盈而反人一於升
貪高鶩遠本之則無升極乃困所以聖人命曰冥升而
云所利不息之貞人能知此主以剛實貞元相生何有
限極中庸之末凡八引詩愈斂愈約天德之歸聖賢垂
訓責若草木我申此義以勸謹獨

衡陽李芾肯齋銘

衡陽李芾名齋曰無暴棄而請予書之予請

更名曰肯齋又繫之銘曰

父生師教人所同然而有父師所不能傳譬之菑室子
播子堂子而弗肯彼自肺腸學乎為己仁乎由己或聖
或狂一念攸始嗟嗟李君不自暴棄我銘肯齋庸申爾志

高瞻叔敬身堂銘

劉文節公嘗為吾表兄高瞻叔名堂曰悅親
書之又詩之既事與志違瞻兄參用孔曾子
語更曰敬身以述劉義某為之銘曰

陽健陰順體性相成子於父母同氣異形終風之嘯陟
岵之行此感彼應山夷鐘鳴是以古人跬步弗忘事君
必忠居處必莊臨陣必勇敢友必良髮膚之末猶懼毀
傷矧受之親五事五常毋問窮達與親在庭秋毫弗盡
即忝厥生豈待辱身始遺惡名曾子之敬子思之誠孟
子之守孔訓益明嗟我小子風聞于兄還以贈之為堂
之銘

湘鄉趙縣尉與臻
茅齋銘

茅之為物可葺可苞可藉可鼎可包可束堅剛潔白君子之屬肆古宮室編茅架木土階簡簡清廟肅肅侯苴分社農絢乘屋上下同然儉而易足匪惟著儉抑亦觀德於泰象陽於詩比玉瓦葺之分考工所錄迨其流敝文題刻棟去潔尚華損剛從欲趙君之居澗泉之目章泉之詩古義是篤睹名知訓我銘維服

清湘滕景重

處厚

已齋銘

人之一心至壹不貳所居廣居所位正位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爾性爾命何關人事古之學者蓄德精義各欽厥止夫豈有為雖云善身所以善世舍曰為人孰非為己毫釐之差厥繆千里氣盈徇飾氣衰徇利氣暴耻安氣柔耻異爾性爾命而人作止篤哉滕君念茲已久我銘申之聳善扶志

湘鄉蕭定夫佐師友堂銘

湘鄉蕭定夫佐以書來曰佐之外祖王父黎君明師事文定胡公建炎間避地荆門外王

父為室廬具器備往迎之胡氏莫居南嶽實
昉乎此佐之先人事五峰先生與張宣公為
同門友佐繇是亦獲拜宣公于長沙宣公授
以居敬一言又十有五載朱文公師帥湖湘
佐又從受學以進德修業請問文公不鄙而
幸教焉歲月惓邁大懼無以迓續師傳永負
先志嘗哀粹胡公父子及宣公文公手蹟築
室以貯之凡為一堂二內建安真公為文題

識佐摘其語名堂曰師友以請于吾子既辱
書之又摘宣文語名二內曰居敬進德雖然
不得一言無以穀來者余以學未能信謝焉
而請至五六乃為之銘曰

在三之義曰君父師大倫有五朋友終之父母生育而
君所司兄弟夫婦凡皆天彝彼師與友若弗是倫孝敬
弟順賴茲以存是知師友亦命于天尚論世變必觀師
傳古之師者傳道喻德為己之功極於成物其次專門

如漢授經末流之敝僅擬金籛其次愈降習浮承陋詞
華之趨科目之誘其下胥失求為人師雖官學校循格
計資况於朋友亦罕古誼相嚮以文相蠱以利天開周
子師道復明至於中興世載其英前授後承不越居敬
謹厥攸居則德之進勉哉定夫允踐所聞毋使往帖徒
為空文

金華邵曾習齋銘

邵曾名齋以習臨印魏某為之銘曰

人而不學自暴自棄學而不習不有諸己其習維何灑
掃進退起居飲食夫孰非事是在魯論羣言之首邵生
敬茲如酌孔取

番陽許樂晉齋銘

大虛無形月星無光大明照之儀象乃章朝東夕西夏
南冬北標準四遊綱維八極是孳孳者誰實使之人有
明德而不自知謂莫余覲不謹闇室謂姑可已自棄自
畫况以是心方之大明瞻前靡間垂後有光被日而明

有室斯晦而心無時貫徹內外乾離同位垂象示人我
猶模繪以告許君或云四上以晉為厲晉而不已夷傷
乃至晉極而傷蓋以位稱不息之真何厭乎升

湘中萬伯宗

宗大

允齋銘

湘中萬伯宗宗大名所居之室曰允齋而屬
予銘銘曰

朋友講習於義為大聖人觀象奚取於允兩澤相麗衆
水之滙孚實在中和柔處外同氣相感朝滋暮溉如人

相觀匪命匪誨筋骸之束肌膚之會漸靡不已睥面盍背萬君名室克自倣厲我銘申之尚穀同志

清湘蔣成父公順一齋銘

蔣君築室命之曰一原一之初冲漠無迹其物不貳其生不測兩儀其感五行異質於爻用六而著用七卦八玄九河圖則十引而伸之時萬時億而此一者流行不息職職芸芸各一太極驗之人心虛靈湛寂五行之端五性之實必有事焉不顯不覲是戒是懼靡徐靡亟致

用之原皆由此出始於尚綱終反天德蔣君敬之一在
爾室真知實踐疊疊無斁

渠陽唐吉

佑之

敬義堂銘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雖比而言有主有配如見大賓如
承大祭即事常存至壹不貳內體既直清明純粹施諸
君臣父子兄弟仁民愛物各正其位唯直故方非敬無
義聖經賢傳已約而備然非實見如食知味非篤行之
如跣視地言之雖似未睹其是我非曰能而嘗從事敢

告唐生庸輔厥志

臨江蕭應祥遺經堂銘

黃金滿籛不如一經鄒魯諺語本無足爭獨嗟是邦聖人所居魯幾何時流風蔑如漢室之初猶有魯生斂名遠跡不為利行乃自中世立經設科上誘下趨民散俗訛公孫弘後儒相十一齊魯假儒居其六七如志青紫如陳車馬亦號大儒皆出齊魯近聖人居近聖人世淪胥已爾他不暇計况所謂金敗家亡身糞壤不若而經

是倫蕭君作室榜以遺經聖賢森列爛如日星萬世雖
後聖賢同心有為若是匪今斯今



鶴山集卷五十七